

求。传统出租车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就是经常性的“拒载”、“绕路”，以及较差的卫生与服务水平，这让许多人望而却步，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、残疾人而言，更成为很大的障碍，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“不正义”的结果。

以网约车为代表的汽车共享，是物联网时代空间共享促进“空间正义”的重要象征，这种经济性分享，“虚拟空间正义进一步向现实空间正义拓展”，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服务的公平化，满足了人民大众，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出行需

求。就此而言，部分城市网约车管理办法限制普通车型，将其导向“高端车”、高消费的立法取向，是否符合普通民众的出行需求，并有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，仍是值得审慎考虑的。☞

前几天看电视剧，一名上海老裁缝为儿子的女友，为女友的母亲，为自己的前妻，精心地各做了一件旗袍，几个女人却为旗袍谁穿着更好看互不服气而争吵。

父亲一生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旧中国，他上过乡村私塾，在西安城做过学徒，出师后一直做裁缝。另一半光阴在新中国度过，做过公私合营后的工人，困难时期被动员减轻国家负担，戴着大红花下放回农村，做了农民。但是父亲终生的符号却一直是裁缝，村子以及附近村庄的人，穿过父亲做的新衣服走进婚礼殿堂的不在少数。我家兄弟姐妹七人，从小一直穿着当时最时尚的服装。

1981年，妻子不知为何突发奇想，提出让父亲给她做一件旗袍。中国最兴旗袍的民国，她还没有出生。在最应该穿旗袍的年龄，却找不到旗袍。结了婚生了儿子却还想穿旗袍，这钟楼下长

大的小姐胚子还就是与农村人不一样。

妻子的要求无疑给我年迈的父亲出了一道难题：他不仅几十年不做旗袍了，而且因中风后遗症，手脚也不再利落。但是，父亲却默默地开始选面料，画样式，做领子的背衬。终于在夏天到来的时候，做出了一生中最后的精品旗袍。父亲说，这件旗袍比他在旧社会为那些达官贵人的小姐太太做得都要精心。

妻子穿着父亲做的旗袍，从农村到城市，从西安到兰州，很是显摆了一阵子。特别是在军区大院里出现时，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回头率。旗袍把女性服饰的裸露与遮盖之美演绎到了极致。当时不少人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或定做旗

袍，一位豪爽的女邻居与妻子过从甚密，最后直接下手，扔下20块钱拿走了那件旗袍。

父亲本来是凭手艺吃饭的匠人，最后不得不做回农人。那双拿剪刀的手，不得不去抡锄头，那付最适合在缝纫机上为社会服务的身板，不得不去拉车、拉爬犁、拉播种机。

父亲晚年曾被村里的企业聘请去做缝纫社的师傅，教了一批徒弟。妹妹也学会了手艺，但最终没有成为裁缝，因为一个简单复制的时代不再需要裁缝。

当中国人开始呼唤工匠精神的时候，或许从来都没有想过，这个社会让匠人依靠手艺和诚实劳动生存得很艰难，又何谈精神？☞

旗袍

□文/西村

电视专题片《永远在路上》第七集《天网追逃》中，有一段反映的是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、副厅级干部王国强，从美国回国，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的故事。在这一章节中，女儿对于贪腐外逃父亲的追问发人深思，她说：“爸爸，咱家缺钱吗？”

这位贪腐外逃的官员在外逃的路上吃尽苦头，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，还受到了外国人的欺负。到了国外他才发现，其实还是在国内老老实实工作最幸福。如今，他已经深深地后悔，后悔自己为何就不能早问自己一句：咱家缺钱吗？

看到多少贪官污吏的故事，总是会对一些细节有所疑惑。有的贪官生活也很简朴，甚至对衣着没有多大奢求，穿

着陈旧的袜子和鞋子，可就是有积累钱的习惯；有的贪官污吏把钱搞到手也不乱花，而是放在床底下，直到发霉了也不敢拿出来晾晒；有的贪官污吏就连父母姐妹也不愿意接济，只是喜欢没事的时候，把钱拿出来数一数。

这其实暴露了一些人的心态。有的官员看到有求于自己的商人赚了大把的钞票，心里失去了平衡，这些钱凭啥让商人独得？有的官员想在金钱里找到快乐的感觉，而这种快乐的感觉又是畸变的，不是为了花钱，而是为了数钱玩。前些日子，某地刚刚查处了一名贪官，

家人名下的房产竟然有60多套，试问：咱家缺钱吗？

官员这个群体绝对不是最有钱的，但也绝对不是差钱的。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，基本上都是妻子有工作，子女有工作，虽然工资不是太高，但是与普通百姓相比，也可以幸福生活了。因此，作为官员的妻子，如果你爱自己的丈夫，就要常问：咱家缺钱吗？作为子女，为了官员父母的安全，也要常问：咱家缺钱吗？而作为官员自己，在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，也应该认真地问问自己：咱家缺钱吗？☞

咱家缺钱吗？

□文/郭元鹏